

讀

左

補

義

讀左補義卷三十九

晏紫毛 鼻增齋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壘 康 駁

昭公七

經

西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勝卒○○子平公頃立○

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按著即公卒子如公立是年葬

齊著即公之弟共公庚與立胡德時意如專政而莒皆○冬

訴其繼卿取鄭之罪於晉而見執矣故怒莒不會葬

莒殺其公子意恢社解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亦書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晉罪已也社解以舍族為晉罪已

已禮也禮降于君也必說也而後至亦危之也

春秋刑賞諸侯。詎因尊晉而去本國命卿之族。而傳云然。蓋史官奉季孫命以媚晉也。夫子以爲上書季孫意如此。但云意如可矣。因舊史之文而不增者。與宋之盟。豹不書族義同。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服曰

完南蒯叛也。

亦姓。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以君靈不

死。請待間也。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因欲

合衆以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稱季長子以及今。三年

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子

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請期五日。南蒯請期。遂奔齊待飲

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對曰。臣欲張也。強公室也。子韓皙齊大

而以季孫爲君。當時稱謂之。不能謂其人。其

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司徒老那慮癸來歸費

歸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再歸齊二子

齊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南蒯以私意叛季原無維魯之心。祁癸知其事必無成也。

乘我人將叛請朝衆而盟。斯時二子早與衆約逐蒯矣。而

蒯方欲以二子之盟收衆心也。於是對衆宣言羣情一氣。

而南蒯奔。其智豈出右區夫下。故傳皆不沒其功。齊景

謂蒯爲叛。夫以其本無張公室之志。而韓皙以張公室爲

家臣大罪。則悖也。家臣臣於大夫。皆諸侯之臣也。季叛公

室危及君父。而爲家臣者。有能弱私室。挈大權還公。不以

爲功。而反以爲罪。是爲家臣。但當剗削公室。而後可也。吾

儼然晉桓公
初政

於是知齊陳氏之黨衆矣韓皙之言逆折景公欲強公室之心也

夏楚子使然丹

子簡上國之兵於崇邱

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壩之上國宗

坤楚地按今荆

且撫其民分

與貧振私

窮長孤幼養老疾收

介特不使流散

救災患有孤寡

賦稅

赦罪戾詰問姦慝舉

淹滯有寸德而

禮新旅

叙舊祿勲也

合親九族任良物官

云擇良任之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名陵

兵在國都亦如之

如然好於邊疆

結好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楚平分窮振乏以下十六項大有作為不比晉人之無志

也凡晉楚事非夾寫則聯叙彼此相形強弱之故顯然故

曰蜀辭比事春秋教也 燕疾小人也小人而爲君子之

引筮筆用互
致極錯落有

行則仍予之爲欲爲君子者之勸。

秋八月莒莒著邱公卒郊公

著邱公

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邱公

之弟庚與

莒共

蒲餘侯

莒大夫

惡公子意恢

莒羣

而善於庚

與郊公惡公子鐸

亦羣

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

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紉庚與許之

爲下冬殺

意恢傳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韓愈曰春秋書王法

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

不知有親不可以君國如衛獻公魯昭公莒郊公是也公

子意恢忠於郊公者也國人皆不順而意恢獨身持君之

危意恢不死郊公不可逐也故先殺意恢微國之大夫不

書而意恢獲書義在此乎

信通屬其子
適以授之也

養民赤族尤
無請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之德

有佐立

不知度與養氏

子旗之黨養氏由基之後

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闞成然而滅養氏之

族使闞辛

子旗之子

居郢以無忘舊勳居說富長之言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

天下之至言也然則報者當無倦施者當知足也即音云

上篇方叙平王棄賢息民儼然弱者新政至此則殘酷不

仁而歸本重刑而猶以無忘舊勳爲塗飾也傳書之爲

恃功者或又當深測者戒

冬十二月蒞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

庚與於齊齊隰熒公子鉅逆之有賂田莒賂齊以田

齊景於燕之出君取賂而不討於莒之出君納不正以取

賂田後此伐徐則又取賂蓋無往而不以賂也猶告晉侯

曰與君代與吾誰欺

晉邢侯

申公巫

與雍子

亦故

爭都

六反

田久而無成

士景伯

官晉理

如彪叔魚攝理

伯

韓宣子命斷舊獄

罪在雍子

雍子

納其女於叔魚

叔魚蔽也

納其女於叔魚

叔魚蔽也

罪邢侯

邢侯怒殺叔魚

與雍子於

朝

按疏云襄二十六年傳

邢侯與之

朝

音人與之

則謂是

帝之田而

邢侯爭之

似直在雍子

何以納女於叔魚

晉語云邢侯比爭

疆界

雍子治都田而

越界至邢也

宜子問其罪於叔向

叔向曰三人同罪

施生戮死可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

以買直

以買直

紂也

繫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

已惡而掠也

美為昏

亂食以敗官為墨

不潔殺人不忌也

畏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

也亂食以敗官為墨

不潔殺人不忌也

畏為賊

夏書曰昏墨賊殺

也

皆死刑

臬陶之刑也

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

皆死刑

臬陶之刑也

請從之

乃施邢侯而尸

雍子與叔魚

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

疏云晉語邢侯聞之而逃遂施

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

疏云晉語邢侯聞之而逃遂施

是斷

正云創重叔

刑侯氏施行也。符罪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

於刑侯府其族也。夫可謂直矣。平即之會。數其賄也。謂言

爲未也。薄也。輕也。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即之會。數其賄也。謂言

無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能。以寬魯

國。晉不爲虐。刑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

而除三惡。暴虐加三利。三惡除則殺親益榮。榮名猶義也。夫

接義也。夫猶義也。夫乃自作呼應。天下有直而不合義者。叔向兼之。

晉平昭之世。大卿尸位。而公忠自効。憂及公家。惟叔向一

人。此篇卽叔魚一事。想見義直全體。晉之衰。以政柄不屬

也。陸貞山於叔向之三言。攻之甚力。不知兄弟參商。古人

不幸。不能化做爲仁。祇堪隨時調護。平即之會。直斥其貪。

反錦而飯之。安衛人。全叔鮒也。季孫之歸。韓宣不肯受。還

假手叔鮒。用其長也。使以貪詐告之君。而黜之。如貞山之說。則奮其邪謀。幾何不至如叔虎之禍其宗。且六卿孰非叔鮒。叔向又何以治之也。至於鬻獄相殺。非叔向殺之也。陳尸於朝。不正刑書。何以爲國。故大義滅親。石碯行於父子之間。而君子謂其純。臣殺親。猶義叔向行於兄弟之間。而仲尼禘其遠。直覺前後同符。殺親益榮。自後人視之。則然。叔向原無此意。而或以攻傳謬也。

經

甲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按諸樊餘祭夷末兄弟相及欲授其弟札

夷味卒札逃去乃立夷味之子僚後諸樊之子光弑之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簫入

叔弓卒去樂卒事

社解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按相沿不毀非禮也疏云祭必有樂樂有文舞

武無文執羽籥武執干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富簫始入叔弓暴卒也盡去其樂而終祭事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

入叔弓暴卒也盡去其樂而終祭事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

卒必聞樂不樂而卒子之不忍微已故之候故也。夏蔡朝吳出奔鄆。六月丁巳

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社祭齊戒三日也。致齊三日也。致齊三日也。致齊三日也。致齊三日也。梓慎

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氣也。喪氣也。喪氣也。喪氣也。喪氣也。喪氣也。

蓋見于宗廟故以為其在涖事乎。涖臨也。涖臨也。涖臨也。涖臨也。涖臨也。二月癸酉禘叔弓涖

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為之法樂。

方其祭也叔弓預焉。猝有疾而死。高氏云豈直雉鼎之變

已哉。曰去樂則諸樂并去不獨籥也。此為禮之變。故書於

策以示法焉。

楚黃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于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龍疾害之。欲

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父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

楚黃無極

楚黃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于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龍疾害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父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

齊三兩語申
三遠槍弓等
多此等法自
是一種風韻

汪云語態在

琴

巧

鋪云

圖

必求之吾助子請。上請求又謂其上之人。上蔡人在曰王唯信
吳故慮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聞必
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鄆。王怒曰。余唯信吳故與。
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
非不欲。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言其多吳在蔡。蔡必速飛。
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爲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強。而
吳與平王爲同體人。王曰。彼吳不及此。其怒當矣。于此時。
使正無極之罪。必無後害。被他巧言。反以爲忠。自此全無忌
也。懼

賁景瞻曰。據傳朝吳未得爲卿也。出奔則書母亦謂其存
蔡之功乎。胡氏專責朝吳。舍大而苛其小也。無極之語
異也。使之有功。大賞薄之心。用一辱字。以中吳之隱。其語

三

在上位者又使之有寵偏侵已之慮用一難字以中其上之隱平之得國發軔於蔡蔡必速飛則又中楚平之隱然其病皆由於有欲苟無欲護人得而中之哉朝吳觀從皆忠於蔡其功偉矣廬信譏而逐其與復之臣何以爲國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周景王子陳德見王太子卒不書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太子壽之母也陳德見王后崩不書私考婦尤夫卒不得有諱景王未崩

妾稱穆后非禮也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白狄之別按鼓國今直隸晉州治

鼓人或請以城

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

曰吾聞諸叔向日好惡不愆

過民知所適歸也

事無不濟或以

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

世對面兩曾
山好惡又
存剛周

幽經返

此謂蛇足解
竟伎例盡不

韓云始則戮
其叛人終則
不戮一人

好何無以復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
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運姦所喪滋多使鼓人縱叛
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
姑脩而滅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
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
完守保舊賈怠無卒也終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
吾君率義不爽也若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
其能獲故因以示義疏云十七年荀吳詐祭於維以滅陸渾
二十二年負甲偽緇以入昔陽而此時屬得降而不納者度
其力能必獲故有死命而無二心命無敵樓二心者不亦可
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

戴韞

鼓君名○鼓悅歸
全反韞丁分反歸

戴韞

戴韞

戴韞

戴韞

歷考中行穆子終勝韓宣范獻一流楚師之圍蔡也則曰
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晉之執意如也曰楚滅陳蔡不能
救而爲夷執親見地儘高持論甚正至其用兵魏舒戮其
嬖僕而不怒數建奇功使當文襄之世何遂出從亡五臣
下無如今日之晉死灰不可復燃遂徒逞技於鮮虞之伐
而已鮮虞者其統名也爲肥爲鼓其國不一鼓人有請以
城叛者使鼓人殺叛人尤不易得當此功利橫決能假托
仁義豈非空谷之足音哉及鼓人請降而復合修城再守
此不可以愚五尺天下豈有降旂已豎猶能拒守乎又豈
衆志已離猶可激之再戰乎明示以恩使其歸我益速也
不然何不存其社稷而解圍去哉然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長不備除除
喪安者因有
閒談

誤不能服罪
而自等於戎
狄心其為臣
躬井忘其為
豈主且亦不

猶見不嗜殺人之意二十二年傳又云晉之取鼓既獻而

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荀吳滅之故傳述其言而經恕其

滅國之罪黃氏以爲小人之尤過矣

冬公如晉平邱之會故也平邱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十二月晉荀躒文伯○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

文伯荀躒宴樽以魯魯所獻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

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禮而言也鎮撫文伯揖籍談文伯無

封使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以鎮撫其

社稷故能薦羹器於王薦獻也羹常也謂可常晉居深山戎

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我不暇孔疏言數爲戎

不有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亡諸乎叔籍叔父唐叔成王

不有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亡諸乎

七

知有三靈夫
其心之言也

鄭云當時諸
侯畏強國而
經別室故能
言之士與國
交好則進之
以不善辭令
之文伯逐天
子之獄胎耶
晉國執政之
罪也

入籍談

之母翁也。其反無分乎。密須結姓國按今陝西靈州縣西之鼓與其大路。

文所以大蒐也。文王伐之得關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關鞏

出唐叔受之以處參虛野。○參所全反。匡有戎狄其後襄

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鍼鉞鉅鬲。鍼鉞鉅鬲。香酒疏云周禮有鬲人之

鍼鉞者使之專殺。賈陽租留者使之祭先。形弓虎賁文公

受之以有南陽之田。十八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

而不廢。加重有績而載。書功奉之以土田。有南撫之以彝器

之屬。旌之以車服。二語明之以文章。旌子孫不忘所謂福也。

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父當在。孫伯。且昔而高祖孫伯。歷

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民。祖疏云九世祖。祈高。九

言是高達之祖也。子以少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焉。

辛有。高祖。意。同。心。以。斬。反。

志祖自當無後于古格言

孫云王言典故秩然與定王之語士會同一辭然士會能備執秩以爲行法而不知

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爲大史籍原女司典之後

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

忘其祖忘祖業疏云定十四年晉人敗范中行氏籍談歸以

告叔向叔向日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

若卒以憂不可謂終孔疏王在憂而樂是爲樂憂必以憂

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孔疏禮爲長子服傳曰何以三年

喪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也正備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喪

妻亦有三年之義補正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哀則同

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葵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葵器之來

嘉功之由非由喪也孔疏諸侯自有善功乃作常器以獻其

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孔疏遂申也竟也言三年之喪雖貴爲天子當申遂其服使

終日月乃既葬而除大速非禮也王雖不能遂竟其服不宜

與三有義

卷三十一

昭公十五年

如以稽與
下可樂
禮可忘

宴樂而宴樂
早亦非禮也

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先

禮。謂既不遂。
版又設宴樂。

言以考也。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
成。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

用之。爲二十二年。王室亂。傳疏云。言王忘已大。經而多爲言。謂舉先王之典。將焉用之。

徐健菴曰。景王既葬除喪。自是失禮。而杜預反以爲先王之正禮。遂借此以牽附其短喪之說。不知叔向所謂雖貴。遂服者。謂雖天子之貴。當遂三年之服。預乃注天子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是何敢侮聖亂經。至此乎。若叔向以后服爲三年之喪。止。因太子之喪而類言之。妻之喪與父在爲母同。十三月而練。十五月而禫。猶三年也。乃後世有據此以爲三年者。其失正與杜預等爾。太子之卒。國本既摧。二母弟皆少。中宮復頹。長三不知。

哀○戚○而○既○葬○除○喪○談○笑○宴○賓○則○其○所○愛○寵○者○別○有○人○也○賓○
孟○葬○早○窺○之○矣○葬○后○不○書○於○經○魯○不○會○也○荀○躒○之○往○亦○衰○
世○之○有○禮○者○然○晉○爲○盟○主○日○受○四○方○重○器○而○於○天○王○闕○然○
王○威○魯○壺○間○及○乃○泛○指○平○時○原○非○爲○此○番○送○葬○而○責○其○無○
葵○器○也○但○不○當○言○於○此○時○耳○而○情○竟○謂○晉○職○貢○不○脩○則○
非○也○考○喪○二○十○六○年○韓○起○歸○時○享○於○周○則○貢○賦○未○絕○也○豈○
越○二○十○年○而○遽○息○乎○此○蓋○常○貢○之○外○別○有○器○無○如○晉○伯○已○
衰○諸○侯○寶○賂○未○必○盡○入○公○室○六○卿○私○有○安○肯○貢○之○王○朝○或○
責○叔○向○不○能○以○告○晉○卿○雖○告○之○其○如○此○晉○卿○何○哉○

○

乙亥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林縣齊景有志於代典也

○楚子誘戎蠻子

殺之

孔疏戎是種蠻蠻是國名子爵也按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

○夏公至自晉○秋八

月己亥晉侯夷卒子頃公去疾立○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杜解三月而葬速豐氏曰三月而葬自葬

陵遲至俱酒廢為家人兆在此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杜解猶以取鄭

故也公為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按史記謂留公送葬公歸自夏至八月晉侯卒則非送葬也杜說是

晉臣之辱公至矣意如唯恐其不歸之速公則羈之不使

去何也以季之土地猶大而公則無以供晉求也又必季

之委罪於公故已得釋而公復見執也

齊侯伐徐孔疏區舉經文者為下徐人行成起本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

之無質也賈信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陳說見戎蠻子嘉不名遂取

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杜說也按立其子託言絕二月初申

晉侯夷於沈敗伐也與國齊侯怒起伐徐在會時得去言有

齊師至於蒲隧

徐地按今江南江縣北

徐人行成徐子及鄭人莒人會

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甲父

蘇解鄭言畏齊討已故從徐子受齊盟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齊

君之無道也典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

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定正大夫離居莫知

我肆

勞也言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

其是之謂乎

傳言晉之衰

前篇言王既樂愛晉亦忘祖所望強大之齊或者繼九合

之勲扶周室也豈時勢不可為哉即如徐為楚之與國在

所必救畏齊而不能救也因為誘蠶之舉以飾不救徐之

故齊師一出三國受成楚不敢抗若能以有道行之荆楚

豈至橫行而無如齊猶夫晉也天下無霸豈獨諸侯受其

害宗周將隨之借詩詞點出正大夫蓋傳體經義而深咎
晉卿之離居而異心也 此惜當時之無霸也自盟宋以
後襄昭二公諸篇皆歸宿於此數行

此合佈錄寫

編綴結到

王可見或

分作二篇非

也

前段孔張失
位客祭之與
未段六卿狀
詩宜子之喜
然宜子之怒

三月晉韓起聘於鄒邾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
不共怙孔張子孔後至立於客間執政韋位禦之禦止適客
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脾疏云按禮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
於東夾之南西面位也張既立於客間賓入未升階立於西
方張入客行間也張既立於西方被禦適客後又登西也又
被禦適縣間蓋又復登西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夫大諫曰
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補正言幾見
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
者汗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當出令之不信刑

與子產拜
我與免我於
死朕脫

怒寡可切

子產之怒正
以幾爲之笑
而不陵我也
內番托玉正

之頗類孔庭服虔謂類獄之放也紛也亂會朝之不敬孔庭出

大國使命之不聽下不從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

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見見也子孔

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

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有祿於國受

邑有賦於軍軍出卿喪祭有職有所受賑謂君祭以歸賑謂

夫祭歸肉於公其祭在廟若祭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

業而忘其所僑焉得取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刑罰也言爲過諍者子寧以他規也正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

商一在鄭商共什自共爲雙歷今宣子謁諸鄭伯子產

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犬叔子羽謂子產曰

三

韓其誠解
正從他一笑
字換他一喜

詩云利溥

卷三十九

十一

韓子亦無幾求

言所求少

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

也。若屬有說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

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

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

林解所以

盍忠於宜子而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

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

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濊

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屢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

不復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

城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

玉以起二罪。吾又矣。韓子成食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

亦說知子產子產賈人託成賈

音

矣。商人曰必言君

非也。受文是
貪而化今也
求

此更出宣子
慮外

說得開保如
許使之無可
置喙

儲云準今日
詩注六卿中

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重球
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
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庸次比耦用
也用次更相從耦以艾殺此地斬之遂蒿藜藿而其處之世
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無強市其物艾
母或句也取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
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
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
國令而共無藝法鄭鄙邑也亦弗爲也不以爲鄙倚若獻玉
不知所成敢私布也陳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
罪林鄭以要失諸侯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夏四月鄭六卿

西賦淫奔矣
以為對榮乎

其從佛志生
發又得榮裝
一折與中二
大按地歷方
不其垂麗安
趙孟案曰

皆披語語語
偶中二段字
字秋前未段
春風和氣矣
此以前大半
有以起未段
以未段收
治全篇之法
也

餞飲酒宜于於郊宜于田二王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

詩言子蕭子皮子嬰齊賦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邊近宜子

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已所望也子產賦鄭之蒸裝言鄭別

也宜子曰起不堪也之可泣子太叔賦裝言宜子思已將

不我思亦宜子曰起在此敢勸子至於他人乎在此不復會

豈無他大叔拜謝宜子宜子曰善哉子之言是裝不有是

子適于大叔拜謝宜子宜子曰善哉子之言是裝不有是

事其能終乎補正傳氏曰人情相與玩習恒不好子游驅帶子

賦風雨取其既見君子旗公孫段之賦有女同車且都愛樂

宣子子柳印段子賦蘩兮取其侶子和女言宜子喜

之志子柳印段子賦蘩兮取其侶子和女言宜子喜

曰鄭其庶乎興盛於二三君子以君命既起賦不出鄭志詩

皆鄭風故曰皆昵燕好也示昵好也賦不出其罔以二三君子

浮云消釋科
妙否則未免
次歐德亦見
古人誠于服
善 禪云惟
粹人能受盡
言其宜于之
誦乎

敬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宜子皆駮馬焉而賦我其領。

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

敢不拜德。宜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

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

呂東萊曰不與玉環其說有二。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

長以宜子求之鄭尙不與。則下於宜子者必不敢求矣。此

子產所以痛塞其端。一則宜子在六卿之中尙具義知理

可以告語而必不爲鄭之禍。

賀景瞻曰宜子質諸商人子產又拒之謂之句奪則甚矣。

子產固已辦饒韓子之怒而思所以應之爲制晉張本韓

子識其意而夷然不動是可法也。

晉之所以失霸者以晉之執政知封殖不知公義也蓋執政至韓起流而益下凡弒君滅國之事皆置不問所講求者小節所圖謀者私家柔茹剛吐其大較也子產笑其無恥久矣一旦聘鄭自以爲當代名流而孔張失位遂貽客笑客卽韓起也不知一大夫失位恥不在執政一執政失位則其恥在君國試問一環之微何與國家大事乃不得於鄭伯自求於商人堂堂盟主恬不爲恥而子產以爲求玉與玉皆執政之失位也晉卿贖貨谿壑難盈我有非分之與彼必爲無禮之求篇中一共一否爲罪滋大數語是全文主腦賀氏又謂第一次拒之直在子產第二次拒之直在韓宣而子產始終不移未嘗不以客笑之故也觀其

魯之公室昭
伯長大焉久
矣

履○點○失○位○可○知○矣○末○段○六○卿○賦○詩○不○出○鄭○志○太○叔○忽○寓○規
諷○暗○為○求○玉○激○射○而○宣○子○惟○恐○失○鄭○以○後○諸○子○只○須○贊○頌
嗚○呼○霸○業○掃○地○其○賦○我○將○者○亦○取○保○守○天○命○原○無○志○於○靖
四○方○也○子○產○因○詩○有○靖○字○提○出○靖○亂○以○見○蔡○弒○君○楚○滅○蔡
戎○蠻○聽○其○誘○殺○二○國○聽○其○擅○封○皆○亂○也○伯○業○不○脩○四○方○不
靖○其○失○位○也○大○矣○坊○之○亦○惜○之○也○蓋○內○治○既○脩○強○禦○背○服
豈○如○魯○季○孫○甘○棠○之○賦○諛○以○名○公○而○仍○不○免○平○邱○之○執○哉

公○至○自○晉

晉昭

子○服○昭○伯

也○昭伯子服昭伯也○隨公從晉還

語○季○平○子○曰○晉○之

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

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

秋○八○月○晉○昭○公○卒

為下平子如晉葬起

昭公卒

昭公卒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三子鄭大有事也。夫音附。於桑山斲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養。獲。令。繁。而斲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全謝山曰。斲木實是古禮。卽變置社稷之意也。子產以爲非者。必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溺職如湯之易稷是也。須知古人於此自有斟酌。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滅絕明祀自任者。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見之。乃信。子服氏有子哉。子也。

意如於子服回。當刮目相待。然而逐君之意益決。連篇寫鄭寫魯。相間而行。子產有謀。故足以服強意。如無識。故至

於辱國。

經

丙子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陳傳自此凡不復

稱人矣。不著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冬有星孛于大辰。杜解妖變非常故

似掃箒。光芒孛孛。○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地。按今江南當

然也。字音佩。○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地。按今江南當

山與東梁山夾江。對如門。亦曰天門山。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杜解

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穆公賦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

與之以穆公喻君子。穆公賦菁菁者莪。見君子樂且有儀。

以答。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也。小邾子賦詩邾子知官。兩君輝映上國。誰謂僻遠無人。物

反括作贊左
氏慣用可知
贊宋伯姬陳
改治不得泥
其辭

賈至甫集

卷三十一 七 公十七

七

視史不請牲
而精幣遠過
則文二公之
溯史矣

昭子先照正
禮

太史申書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會當用幣於社故詩

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陰黃擊諸侯用

幣於社。請上伐鼓於朝。退自禮也平子禦祭之曰：止也。唯正

月朔，隱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

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于夏爲四月隱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

未動而侵湯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平子以爲六月非正

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疏云：平子蓋以正月爲歲首之月，

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三辰星日有災宿故三辰皆爲災未夏至

於是乎百官降物。服君不舉辟移時日食時樂奏鼓。伐祝

用幣。於社史用辭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

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附注書孔傳集舍也疏云：日月之會

是謂辰口月當會衆共舍。今不合於舍，則月體掩日而食。此

文。亂征，警奏鼓。警樂嗇夫馳庶人走食備也。疏云：嗇夫主幣之

枚日助陽抑
陰也助君抑
臣也季氏不
從如其不君
君

官蓋司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夏之四月按引夏書是推進一曆言先王之禮凡月朔日食皆當奏鼓用幣不純陽之月爲然况純陽而陰制之其災尤重安得不救孔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誤疏云日食陰侵陽臣侵君志疏云日食陰侵陽臣侵君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

昭子泛舉救日之禮原非專指正陽之月也。而正月之災尤重。伐鼓用幣更不可緩。唯正月隱未作數語。蓋古禮相傳之辭。而意如誤以正月爲歲首之月。故太史斥之。又以凡月朔日食皆當奏鼓用幣。以破其餘月則否之謬。無非申明昭子之意也。夫莊文二公鼓用牲於社。猶以爲非禮。今乃寂然置之。始則不知。猶可說也。聞太史之言而絕不關心。視君父之災如路人矣。傳節節爲意。如逐君伏豚使

唐云只鳥名
官三字何處
生發着他從
四國八方宮
來前復托
結成異米

四實略出一
主

馬云依大前
以伏後為首
却留在未際
合龍澤以類
而大略少

後之人主知亂臣賊子由來者漸不可不謹於履霜也。

秋。鄉子來朝。公典之。寔。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疏云。少皞。少皞氏。身號金天氏。代號也。下炎帝太皞等同。鄉子曰。吾祖也。

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炎帝氏以火紀。故為

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亦共工氏以水紀。故

火師。而火名。有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共工氏以水紀。故

為水師。而水名。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皞氏以

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也。有龍瑞。故以龍名官。我高祖少皞

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

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疏云。此等皆以後代。玄鳥

氏。司分者也。分來秋分去。春。伯趙氏。司至者也。以夏至。鳴冬。

情

上方最重治
歷故五鳥居
光緒堯典之
首義和四望
也

五鳩分配五
官是時禮乘
未備刑亦希
簡惟司空司
事故繁故五
鳩為司事之
屬九尾為司
民之屬其官
獨詳

汪云五鳩鳩
民作東便用
作昆詳畧順
為本而能變

至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

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祝鳩氏司徒也。鳩也。鳩也。

四鳥皆居正之。鳩氏司馬也。別故為司馬也。鷹而有鳴鳩氏司

鳩孝故為司。鳩鳩氏司馬也。別故為司馬也。鷹而有鳴鳩氏司

空也。鳩鳩為司。鳩鳩平水。鳩鳩氏司寇也。鳩鳩鷹也。鳩鳩氏司

鳩氏司事也。鳩鳩去。鳩鳩也。春來五鳩鳩民者也。鳩鳩聚也。鳩鳩

名五。鳩為五。工正。五。鳩。鳩。有。五。種。西。方。曰。鳩。鳩。東。方。曰。鳩。鳩。

工。鳩。鳩。攻。皮。之。工。鳩。鳩。攻。木。之。工。鳩。鳩。攻。土。之。工。鳩。鳩。攻。金。之。

又。作。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九。尾。為。九。農。正。種。也。春

尾。鳩。鳩。夏。尾。窮。元。秋。尾。窮。冬。尾。窮。黃。棘。尾。窮。丹。行。尾。窮。其

宜。以。救。民。事。疏。云。買。遠。曰。春。尾。分。循。相。五。土。之。宜。越。民。耕。種。

夏。尾。窮。元。越。民。枉。苗。秋。尾。窮。冬。尾。窮。黃。棘。尾。窮。丹。行。尾。窮。其

覆逆有情

能少加於鄉。至襄七年始朝於魯。其卽魯壻。或爲魯甥。皆未可知也。至此復朝於魯。其答叔孫問官風流該博。雖絕代名卿。不是過。且足以感動聖人。亦偉矣哉。因其高祖。遂溯黃炎。想見疏乞循蜚。無不淹貫。而典章文物。猶存於其國。昭子止問烏紀官。故於烏獨詳耳。孔子見而學之。則默契聖心。以資多識。可知也。鄭偃強鄰而猶足以保世。豈偶然哉。

晉侯使屠酈

晉侯之膳宰以忠諫見進

如周請有事於雒

雒水

與三塗

山名在陸渾

南。莠引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

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

警戎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

九月丁卯。

晉荀吳帥師涉自欽津。

河內縣。按今在河南縣北。

使祭史先用牲於雒。

例我作結恰
與請有事相
賦爲章法

陸渾入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地按今河南宜陽縣有鹿蹄山甘水所出周大獲先營故獲宮諷同一荀吳何故數年前伐鼓守信義如此之賢而陸渾詐謀如此其甚蓋周故外援已絕彼自不能逃陸渾則恐強楚爲助官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獻俘於文宮欲以應夢爾正且告成事也

秦穆晉惠不駭驪山之禍而遷戎於伊川逼近王都白楚莊伐陸渾遂服於楚荀吳掩取其國非爲王室也以貳於楚耳亦非爲貳楚也貪其地耳且始則敢以祭錐三塗者欺王又不獻功於王皆罪之不勝誅者而王乃鯁鯁焉捨其餘漭悲夫大晉晉侯使屠蒯如周又云荀吳帥師請者以是役爲晉侯荀吳爲之及讀至結乃知韓起主之

也。貪邪之夫。不是信鬼。定是信夢。

俞云因接而知災

因接火而知災俱作懸空想俾之

因火昏見而知其月固自火至漢而決四國

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西今孛月心星在西方字從申須魯大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其百選心聚於漢夫魯大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其百選心聚於漢夫魯大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彗也所以為去雲彗星天事恆象天道恆以象今除於火象之故所以為去雲彗星天事恆象天道恆以象今除於火今大火之星向也而火出必布焉明年大火星出必布彗以除之是除舊也火出必布焉明年大火星出必布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火出而見前年火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也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補正邵氏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月謂昏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大火宋之虛也陳大暉之虛也太暉居陳本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火所自出

夏生精義 卷三十一 昭公十二年 辛

因水火交而
知干支

汪云陰陽書
有五五行陰

之法火畏水
故以丁祭壬

醜是水為火
之嫌

汪云另轉一
境作結奇峭

星。字。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顛。項。之。虛。也。故。為。帝。印。衛。縣。昔。

帝。顛。項。居。之。其。星。為。大。水。衛。星。營。水。火。之。壯。也。也。其。以。

城。內。有。顛。項。冢。其。星。為。大。水。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火。合。而。

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火。

勝。火。疏。云。水。火。合。而。相。薄。是。夫。妻。合。而。相。親。或。水。從。火。行。其。意。必。助。火。故。此。丙。子。壬。午。之。日。當。有。火。災。當。復。隨。火。星。候。

宮。若。不。通。莫。見。之。月。之。五。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

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壘。玉。瓚。鄭。必。不。火。欲。以。禳。火。附。注。說。文。瓚。玉。也。以。瓚。玉。

為。舉。按。瓚。瓚。皆。同。也。子。產。弗。與。以。天。災。流。行。非。瓚。所。息。故。也。為。明。年。未。備。陳。鄭。災。傳。

毛。西。河。曰。大。辰。房。心。尾。也。蒼。龍。之。宿。亦。在。中。最。明。為。時。候。

主。候。四。時。故。稱。大。辰。字。有。除。舊。布。新。之。象。今。除。舊。當。心。心。為。火。宿。而。除。在。火。伏。之。時。則。明。年。火。出。而。火。災。必。有。故。

馬主
從吳伐

須梓慎神龜算皆以爲明年宋衛陳鄭同日火災之兆以
四國爲房心尾三宿次舍地若漢天文志云東宮蒼龍房
心心爲明堂爲天主其前星太子後一星庶子也而董仲
舒劉向皆謂天王明堂亭加其中爲後五年王室大亂嫡
庶爭國之象又許氏謂未國亦亂衛亂君奔陳敗卿獲唯鄭有政無後災至後漢緯家
且謂彗孛與熒惑同爲火體熒惑守心在周爲景王崩在
漢爲高帝與成帝晏駕說俱有據特占驗貴速漢儒所說
驗俱在五年之後自不若火伏而除火出而布現前歷歷
可徵也占驗之術三子言之鑿鑿而末以子產不可也
語折轉見執政自有主裁不爲術士所據

吳伐楚陽句

穆王會孫子瑕

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

公子

曰我

舉提也以具

先勝不如其

之後勝也

則下吉一

得上流何故不吉順江而下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

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得吉兆。戰子

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名使隨

人與後至者守之環也周而重之及泉盈其隄炭陳以待命

人道疎云守舟者難環而重之猶不免有出入之略故編路

置火以防吳人按長岸兩山夾江相對故謂天門山都國志

天即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餘皇在江楚人扼江而守

恐吳從兩岸陸路來故周兩山而重之及泉者壑之深也置

火以燭其出入之路恐其乘夜潛吳公子光聞廬子請於其

人也陳以待謂嚴陳以待戰也

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溺請藉取之以救

死藉衆之力衆許之使長鬣多鬣者三人與吳人異形潛伏

於舟側投石激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吳夜從之三呼皆送對

也送更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伏吳卒故師驚而亂吳人大敗

也

也

也

也

也

之取餘皇以歸

傳言吳光有謀

此大江水戰之始。長岸楚地。蓋吳以舟師溯江伐楚。至長岸也。楚人橫行。晉人反爲之役。中原列國無從逃死。而吳獨奮伐之。雖未必有尊周攘夷之志。然制之使不得逞。功亦偉矣。吳主兵。楚爲禦敵。乃誓楚人及吳戰者。魯史承楚告命。往往詳楚而畧吳也。不書敗。勝負敵也。楚居上流。地利在楚。故楚欲急戰。兩卜伏一勝一敗。一餘皇而敝民力。守之陽句之無謀。可概見。而吳以三人泗入。楚人驚亂。吳人乘之。斯時盈其隙。炭江如白晝。適爲吳人敗楚。奪舟之資。而司馬實爲徒死。於以見楚強天下。獨絀於吳。強之不

足恃也。

讀左補義卷四十

四明 姜炳璋 韓

受業毛 昇增叅
男 堧 堧 堧 堧
堧 堧 堧 堧

昭公八

經 丁丑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公午悼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程解求告故書天火曰災。六月邾人入郕。郕同。郕邪。開陽縣。山東沂州北。

有開陽城。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畏鄭音矩。而樂遷故以自

遷為

傳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過之。殺毛伯過。周大而代

之。代居其位。襄即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

釋云已見前
略敬之以其

昭公八

賈當云以魯
之故例句法

正云遙接前
攝先寫風
姓爲火作性
托三層寫風
已寫成始之
勢

將士欲自神
其言却不能
曰定

也稔熟也。修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疏云：昆吾而毛得
視融之後，普爲夏伯以惡熟誅者，乃其後世子孫耳。而毛得
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爲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畿內諸侯自相殺而王不問，無政刑矣。宜子朝之徒生覲
覲心而王室亂也。

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火。星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

日融風，木也。木火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接大甚，壬午風甚，來謂風

不知四國之火，非魯火也。梓慎但知風耳。連寫風勢，退出四

國，甘火從後，記事之辭。若未說火，說風耳。連寫風勢，退出四

國，大庭一梓慎登大庭氏之廬，以望之城內。魯於此作廬，
望可州。望氣參近占以辭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

望云梓慎所望望氣參近占以辭前年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

儲云前不可
守正者或能
之此不可直
是卓絕

何術士之多
也

首忙中不負
前言
第叙運樞完
至析事下以
火作另起

日皆來告火言經所禱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禱

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信竈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

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

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

或信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竈猶不是以盡知之鄭之

未災也里析夫大告子產曰將有大祥發與之氣疏云五行

以惡徵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氓焉弗良及也疏云良諸國

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

以知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以其管

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

入西門鄭城西廡清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蔡舊客勿出於宮

水無門東久為便也

二

漢書卷之九

禮記卷之九

為其知國情

使子寬子止

皆如巡

羣屏攝

位至子大宮

廟逆行宗廟

不得使火及之

縣云子寬海吉之子

世使公孫

族譜與游速

登大夫徒大龜

使祝史徙主祫於周廟

告於先君

函周廟屬

王廟也

告子太叔一

夫傲司宮人之官

出舊宮人

實諸火所不及

商成公

字之烟火作

行火所歟

疏云欲令人

城丁之人

治宗廟治官

府城內城外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

孔慈野司寇

非人道也

明日使野司寇

非人道也

明日使野司寇

各保其徵

孔慈野司寇

明日使野司寇

明日使野司寇

各保其徵

孔慈野司寇

明日使野司寇

明日使野司寇

一說變化
測是以知
爲所知作

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不義所以亡。疏云。哀十七年楚滅陳。定六年齊滅許。

四國同日而災。是春秋絕大異變。火始昏見。一句領起。火見風發而火大作。若天助火焰。風勢火勢分外可畏。觀梓慎而竈之言。必不誣也。是天道昭昭如操左券。而子產忽提出遠字。又云。豈或不信。則偶然之合鑿鑿可探者。正茫茫難必也。而言卒不驗。後世術士妄窺天道。遂動逆謀。豈知術如裨竈。而不能盡知。况其下者。天道遠。人道邈。六字誠著蔡也。李九我。以子產別有所曠之法。不使人知。或又以裨竈預知不火。復請曠之以實。已言皆不然也。然遇災而無救恤之道。則國必亡。火作以下節節周到。此正人道。

所當盡者。故災則四國並同。而救災獨詳鄭國。以救之盡善也。宋衛一筆補點。而抽出一陳。又陪一許。二國先亡。以人道決之也。

六月邠人藉藉。

邠姓國也。疏云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日出觀行之藉猶蹈藉慶履之義。

按服虔謂耕種於藉田亦通。齊說引此為周不改月之證則謬矣。

邠人襲邠人將閉門。

人羊羅掘其首焉。

斬得閉門者頭。疏云掘訓為持。

遂入之。盡俘以歸。邠子曰。

余無歸矣。從幣於邠。邠莊公反邠夫人而舍其女。

為明年來伐邠起。

趙木訥曰。春秋小國真蟬也。邠子見削於魯亦甚矣。今

少安其巢則毒發心生。邠子行觀種稻。想見勤民之意。

邠人掩取之。蓋當時無霸。而小國肆毒如此。

秋葬曹平公。往者兄周原伯魯焉。

周大夫。

與之語不說。音學。

許云：此言自
上而下亦有
自下而上者

學之有關於
國

學之有係於
家

則學記謂周
之替也自原

伯魯之不說
聖王之亡也

自子楚之不
聖嗣

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子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

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大人患失而惑忠有學而失又曰

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學則苟而可苟且於是乎下

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也言學

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官選他人見原伯不說學則

以為帝獨魯大夫見之則以為異而歸以告其國之賢者子

馬因一人占得一國之風俗曾察維水之凍

而知天下之寒也陳傅再為王室亂起本

王室之亂子朝一人何至同姓宗支世家大族互相煽惑

而與世子抗蓋是非不明故黨邪醜正而入於悖逆也當

時大人言行所見別有一種機巧隱僻習氣而名義不顧
如賓起所云人穢實難已穢何害之類形為辰告天聽弗
疑豈非不學之弊積漸而至此哉閔子馬豫憂於五年之

此子產之備
變師是事大
國之禮

四云危字對
危字外其不
爽

陳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子產曰吾聞之
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

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受牲

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勤忿貌。擱逸板反。授兵登陴

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

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

啓貪人薦也。重也。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

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

為竟每瞻望既事晉矣其故有二心。傳言子

此補四國同災傳所未及。因祓禳帶叙大蒐不忍毀廟事。

因晉讓追叙授兵登陴事皆表子產也。周禮有祓除祓禳

卷之三十一 昭公六年 五

之文。遇災禘及羣神禮之常也。如禘廟言僂倖於難必之。天道卽幸而得中。後此一言鼓動將人心惶惑難爲治矣。故不用壻。所以杜術者。推測之私必大爲社。所以盪除凶。禘祭之禮。禳變之後。當講武事。未有爲先君葬除。不忍毀人宗廟。而簡兵大蒐。反從而毀之也。故太叔不必別用心計。只如七年前所爲子產。自然不忍。傳叙太叔兩番處置。並同以見子產仁心不變。火之作也。晉宰屏外。授兵登陴。疑晉亦是拒晉。故邊吏來讓。然此時晉霸已衰。所忌者鄭貳於楚耳。子產說明當備之。放直揭所忌。使放心。高枕無虞。火鄭饒舌何爲。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

禮記卷之八

禮於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

禮云鄭方有

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鄭方有

令政是楚亦

令政補正言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遷於方有令政許曰

長如也為國

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鄭許而復存之爾法十二年傳

一層對說

鄭人貪換其田襄十一年傳東侵舊許杜註許之舊國鄭新

以下四不可

障也土不可易也國不可小許不可俘離不可啓君其國之

全在自已分

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為析

申等實

許畏鄭屢遷成十五年遷於葉靈王遷許於夷越三年又

遷許於荆平使復國自荆復遷於葉是年遷於白羽定四

年遷於容城而卒為鄭滅剪荆築室歲無寧居無如許矣

勝之爲是慮者以齊人伐徐晉人滅陸渾而楚皆不能救也。楚臣謀國計無不用。豈如晉卿專務封殖視君父若弁髦哉。

經

戊寅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在郚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

悼公弑止奔晉止之弟斯立

巳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

莒。冬葬許悼公

稱他凡君結賊自當國不肯禮葬其君不起於列國無由會葬也間有薈者其人隱

其罪逆自同繼位之前如蔡般是也或出奔他國而他人繼葬之如禮列國往會如許止既奔而斯繼之是也

傳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於下陰在解陰縣按今令尹子

瑕城郊。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

而已

遷陰城郊皆欲以自完陳傅言楚之衰

春秋之世王者不作。但使霸政不衰。而楚人僅以自完。則

一句提起下
只暗寫

天下可以無事。莊之辰陵。靈之甲穀。於竟之滅國。孫叔敖之敗晉。皆春秋之罪人也。楚平敬持其世。不敢隳食自肥。而小國以此自慶。豈非幸事哉。置太子而通北方。其雄心未已也。此無極之讒所由入。而遂詒入郢之禍。

楚子之在蔡也。

蓋為大夫時往聘蔡。疏云楚子為蔡公時在。十一年十三年即位。此時生子。不過七年。何

得云建可室。故疑郢陽蔡邑。按當在河南。新封人之女。奔之。

為大夫時聘蔡也。郢陽蔡境。郢古間反。按郢封人。女子。寡疾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伍舉之子為之師。費

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

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故稱夫人。

至為下拜。夫人起。陳傅。為二十年。太子建奔齊。

平立國之初。飾為君子。及得志而驕。遂一墮而為獸行。

先著欲誦於王而勸爲建授室其發矢甚遠其立意甚深。

幾不解其何以誦及勸王取之而父子之恩遂離方知衛

宣新臺之要必有傾偃之人爲之稱道宜姜也惜史不傳

鄆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

向戌請師請於宋公伐邾二月宋公

戊邾圍邾

邾邑按當在山東濟寧州東境

三月取之

不書圍取不以告乃盡歸鄆俘

前年書邾人人鄆此書宋公伐邾予朱元得聲罪救患之

正也或曰此本向氏私意聖人但與其一事之義耳雖取

邑恕之安問其意之所從來乎

更許悼公癘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

止獨進藥不出者大子奔

晉書曰弒其君

補注不書奔非故弒異於慶父宋萬弒君

君子

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藥物有壽當由醫非凡人所知

金仁山曰。古今亂賊弑君。有以藥物弑之者。霍顯王莽梁
冀之徒是也。又有無弑逆之迹。而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
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謂藥不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
而天子升遐。侍醫視疾無狀。論死。蓋謹亂賊之防也。止雖
無弑父之心。而進藥而卒。夫子立此法。以示萬世之防。
云許倬公瘡。非不治之疾也。云飲太子止之藥。藥不由醫。
太子自製藥也。云太子奔晉。則無弑父自立之心也。然無
弑父之心。而由太子之藥而死。則是以藥殺之矣。傳體聖
人。替弑之義。而責其不盡心力。蓋藥物生死所關。其難其
慎。非甚倍驗。寧舍之不用。乃進藥誤殺其親。是以其親為
嗜。試而致其死。安得不謂弑哉。冬書葬許倬公。魯會葬也。

穀梁云止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也哭泣歆飢粥隘不容
粒未踰年而死公羊云誓葬君子之赦止也夫欲赦於後
何如不書於前蓋故殺弒也卽過殺亦弒也卽其不自立
則無故殺之心可知何待誓葬以赦之哉

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於蟲

終宋公
伐邾事

四國同盟無晉晉非霸主矣經不書不忍絕晉也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

南夷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

弱音

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
焉以逼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
於城父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爲明年禘太子張本
故以爲夫人道謝秦
結出拜夫人見太子之隙已開故方城之叛易惑然則城

三公子也
以啓上無
之亡太子
以得天下
人之計一

父者太子之阱也。公然遣使如秦，拜夫人。秦亦安然受拜。秦楚皆無人理矣。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不率齊故

莒子奔紀鄆。

莒邑按今由東莒州

使孫書

此情復勝可與東海居母相逐

陳無宇占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蔡婦。

蔡婦為慶反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

因紡績速所紡以度城而棄之以待外攻者欲

以報讎也。

及師至，則投諸外。

投諸城外隨之而用

或獻諸子占，子占使

師夜縋而登。

縋繩登城雖直係反

登者六十人，縋師鼓譟城上之。

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傳言怨不在大

夫匹婦皆能勝予於此，微焉。

齊景爭霸動無名之師於小國，其入紀鄆適逢莒婦復讎

之會，非孫書之智力能克之也。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

偃

娶於晉大夫生絲弱

幼

其父兄立

子瑕

子游叔父

駟乞

疏云按世本

子產憎其爲人也

憎子且

以爲不順

舍子立叔

弗許亦弗止

許之爲違禮止之

駟氏

懼也與

他日

緣以告其舅冬

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

故駟氏懼駟乞欲逃

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予

大夫謀對

子產不待而對客曰

鄭國不天

不獲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

昏

人死曰札小疫曰瘥

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

二父兄懼隊宗主

孔疏大夫繼世爲一私族於謀而立長親

立親之長者

附注私族於謀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

抑天實刺

亂是吾何知焉

言天自亂

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知

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知

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知

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知

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知

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知

天之所亂

衣受谷曰誓
諸所不誓

韓云鄭不可
懸子產之方
也

許使一束人
人棟息子產
中不神也益
前中有成竹
耳

立便走死路
決子產別有
高論

敢○知○其○誰○實○知○之○平○邱○之○會○在十年君○尋○嘗○盟○曰○無○或○失○職○若○
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節○
也○何○國○之○爲○辭○容○幣○而○報○其○使○遣人報晉使晉○人○舍○之○

父○兄○立○駟○乞○由○乞○之○謀○故○子○產○憎○之○乃○絲○不○告○君○相○而○告○

晉○大○夫○有○子○產○是○齊○鄭○君○也○篇○中○責○絲○不○當○往○告○語○極○合○

蓄○責○晉○不○當○來○問○語○極○犀○利○不○從○大○國○非○禮○之○干○所○以○善○

事○大○國○乎○或云父兄乞子產故作不知以待晉大夫來問折之以物卒安此罪許之謀叶產不然宋

魯○衛○諸○國○大○夫○莫○不○倚○晉○爲○援○以○制○其○君○父○而○子○產○拒○之○

甚○嚴○立○臣○道○之○防○也○

楚○人○城○州○來○沈○尹○戍○莊王曾孫葉公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

取○之○城而昔吳滅州來在○十○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

取○之○在十三年吳

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

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戊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

外民樂其性孔疏性生也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

死轉也遷徙忘寢與食非撫之也臣說平王有息民之名無息

勞役甚於用兵也陳傳為定四年楚敗張本

棄疾初政慷慨可觀至此頓成兩截人蓋用憂成然而新

政與用費無極而稅政行也用人可不慎歟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鄭城之外有淵國人請為崇焉子產弗

許曰我鬪龍不我觀也龍鬪我獨何觀焉禘之則

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

只將對面一照而龍自為龍我自為我絕不相涉表極奇

請正云淵四
龍之室豈能
禘而去之
唐云一乃字
也

創理極平淡讀此益知其蒼晉祀夏郊之非本意

令尹子瑕言蹇由吳王於楚子五年靈王執以歸按日彼何

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異于而執

而作色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蹇由言楚子能用善言陳使言

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蹇由楚實不設於吳乃反所執

經已卯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郟出奔狄往解縣

今山東曹州北方歷奔亦有言四月者此言所自何蓋至是

而大夫有邑而民者皆自增而不屬於公故能導其邑未有

下叛其國者能使其衆未有不附其君者會待放於私邑君

無殺命而自奔二桓非宋辰華向之比與莸孫乾據邑以要

君者亦不可以同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冬十月宋華

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太子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往是歲朔且冬至之歲

至時史失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梓慎

俱于二月訖南至日以正歷也按所謂錯經以合吳也

望氛

象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植望氛附注或慎自望之

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

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

爲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

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

也戴族華氏

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傳言妖由人興

梓慎言天道昭子歸之人事侈汰已甚無妖亦當敗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

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衆矣王信之問伍奢

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

納建妻

何信於讒

解傷者當盡言明建之無他切言以激之

亦未王執伍奢

悉奢切言

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

之知太子冤

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

奮揚使城父入

城父大

執已

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

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荷貳奉初

薛云楚平初有良心此言亦心無回天之力

倪深曰曰無
極一言而子
與臣相為
揚一言而左
子與身兩全
見楚王曰
可與為臣可
與為君
齊表節節任
者正反照楚

周云解子後
微來未幾即
戮其子係平
致為廢國用
俞云罪覆了
寧未就之狀
慘然
知子其知父

以還奉初命不忍後命故造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

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名而不來是再好也好犯逃無所

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官說不可謂平王開

無極曰奢之子材皆在吳必愛楚國盍以免其父名之彼仁

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名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齊長子

大謂其弔員尚弔子不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知不以

及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

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

任而往知也員任知死不辟勇也尚為父不可棄俱去為名

不可廢俱死為爾其勉之相從為愈孔疏比於相從俱死

尚歸者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憂楚人皆

根齊其曰子
存報於不能
須與待而解
必若此可見
作大事志要
沈性要忍

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子。吳子公子光。吳公子曰是

宗爲戮而欲反也。復其雖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我

員用事故破其。余姑爲之求士而師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

議而員亦知之。光退居。乃見解設諸。勇士焉而耕於鄙。爲二十七年

凡信讒者必有其證。晉獻之殺太子。證之祭肉以爲寘毒

也。宋平之殺太子。證之坎牲。及合左師以爲將作亂也。若

熊居於建。絕無證據。惟憑無極之口。乃從來昏愚所不至

者。蓋納建之妻。負慚於建。必殺而後已也。奢云一過多矣。

正中所忌。而奮揚不特不刺其納婦。并不刺其信讒。不特

不爲太子訟寃。並不爲已卸罪。曰不忍後命。以動其父子

之情。曰悔亦無及。以平其今日之怒。剛正中字。字巽順正。

說網

謀先二字久
為賊臣衣飾

與奢語相反。尚以死自任。以仁智委員。他日復讎全局。已定。奢不哀其來者。憂其逃者。仍是一副憂國之忠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

死。先諸恐公殺已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

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成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揆。

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

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樂。公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辰地皆

疏云據世族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

啓。與華氏盟。以為質。為此冬華向出奔。傳

華向二氏。世專宋政。其無君已久。元公宋君之有志者也。

跡其親將伐邾。而盡歸郟俘。後復力疾討季孫。而旅卒夫

跡其親將伐邾。而盡歸郟俘。後復力疾討季孫。而旅卒夫

傳云名利固
字足以死人
首二句重在
名見背約不
得大四句重
在利見背約
又不傳今聞

豈肯受制於賊臣者哉。於是欲除華向而華向先發觀其
執羣公子求免不得。天經地義絕矣。豈公之失德有以致
之耶。此叙宋亂之發端。下篇乃詳其事。

衛公孟縶

靈公

狎齊豹

齊惡之子為衛

奪之可寇與鄆

豹

邑有

役則反之無則取之

縶足不展故有

行陳述見齊豹既奪司寇故書率

使公

孟惡北宮喜

楮師圍欲去之

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公

楮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楮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

豹見宗魯於公孟也

薦為驂乘焉

為公孟將作亂而謂之曰

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

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道也

言子借我以善名

雖其不善吾

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君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雖万句是不
背約未句是
不肯紮曲折
寫來自有一
種非義之義
然已為未投
作供狀
賄盜行徑

公孟之死極
慘

使子言。子行事。吾將死之。以同事。子周猶終竟也。疏云。終
不信也。終事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接伏下。仲尼一斷使宗魯能發
死耳。重於丙辰。衛侯在平壽。其謀誘約靖亂而歸死於豹。等
泰山矣。齊子氏帷於門外。林解齊豹之家。惟而伏甲焉。
使祝虛。烏。真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亦如前車。置戈。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駢乘及閔中。閔曲門中
於薪。亦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駢乘及閔中。疏云。華齊
是公孟臣。自為公孟御。非齊氏所當使。齊氏用戈擊公孟。宗
魯以背蔽之。斷脰以中公孟之脣。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
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駢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疏云。乘
驅也。閔門。備城門。蓋偏及公宮。鴻駢。音魁。駢乘於公。駢
側之門。其路遠。齊氏。就公乘一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過公子馬路之衢。遂從。
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過公子馬路之衢。遂從。公從。

出過齊氏使華寅內祖執蓋以當其闕空也執蓋蔽公以蓋

使不見公傅氏曰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

門不欲令諭而從公出郭公如死烏衛析朱鉏背孫黑宵從

贊出徒行從公陳傳言衛無政殺以盜喪國紀愚經所謂盜

賊之事賤之也是以蔡公孫劬亦書盜行同於豹也夫高豹

之罪有甚於宗魯聖人之刑必急於大惡豈肯舍首惡以記

其卑鄙小人乎宣氏曰春秋書齊齊侯使公孫青頃公

豹為盜懲不義也為齊豹何疑齊侯使公孫青頃公

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衛在竟內則衛君也按此言

乃將事焉物事行遂從諸死為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

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

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臣不敢說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

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宿乃止不行

插叙一段分
外有情

韓云齊強
弱而使臣如
此猶有代
遺感焉北宮
反正或亦有
感于此
寫撲亂其勢

或云只一書
夜事大非

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為相為未

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疏云客禮見者若已致

使故但以衛侯以為乘馬喜其敬已賓將取側九反主人辭

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

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

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齊

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

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喜本

氏同盟故公先與喜盟疏云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既多

不勝二日之中并為此事今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呂

說齊氏之家臣召北宮北宮之宰不與其謀乃殺渠子滅齊

大夫全在陪臣補注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

賅盜不告義同討止

賅盜不告義同討止

五

止云宗魯不
決齊豹不故
公孟使豹紫
惡名於受
禍似義烈而
好邪故孔子
責之

君子以下所
該世庶不必

子朝禱師。國子玉霄子高鮪出奔晉。皆齊氏黨。補法公子朝
故諱不以告。尋反國。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衛侯賜、北
宮喜諛曰：「貞子法齊氏故諱云諛賜析朱鉏諛曰：「成子公故
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
公孫青言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張
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
苑何忌、齊大辭、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言青若有罪亦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
以于先王。言受賜則罪康誥之義歸。養何忌之謙加入琴張
孔子曰：「子字開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
子開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
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君子不食姦。知公孟
受其祿，是不受亂。許豹行非不爲利疚於回。疾病回邪也。以
食姦也。

病身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不蓋不義。以周事豹，不犯非。

禮於邪待人，以邪待人。不蓋不義，是蓋不義。不犯非。

經之義罪衛侯之不保其兄繫而為盜殺也。盜何以殺繫。宗魯不洩其謀，故盜得而殺之也。而致此者在北宮喜喜。衛之上卿執政者喜能消亂未萌，盜可不作，繫可不死。乃喜以公孟欲去已，與盜同謀，則盜之敢於殺繫出君者喜為之也。故傳於齊豹，後即叙北宮喜名宗魯小人耳。知豹之謀不發其姦，雖為公孟死，猶為豹黨。而况喜為執政實與之作亂乎。南楚以死衛公，雖不死而其忠顯。宗魯以死衛公，孟雖死而其罪昭。故從公行者皆為公臣，與豹謀者皆為賊黨。吾不知死鳥之奔北宮安在而不援手也。夫豹

之。幸。名。喜。同。謀。故。也。而。喜。之。幸。實。不。與。謀。斯。時。必。以。大。義。
責。喜。且。忌。我。者。死。更。無。分。我。之。權。而。奪。之。位。於。是。遂。賣。豹。
滅。之。是。喜。一。反。正。而。誅。盜。易。如。反。掌。方。知。前。此。之。亂。喜。實。
主。之。自。非。彭。水。之。盟。靈。公。安。得。入。衛。哉。中。段。叙。公。孫。青。事。
青。為。外。臣。僭。杆。振。執。鐸。喜。為。執。政。而。袖。手。旁。觀。青。之。有。禮。
反。照。喜。之。不。臣。如。處。處。歸。罪。宗。魯。則。此。一。大。段。無。謂。矣。齊。
氏。既。滅。大。賞。功。臣。獎。譽。子。石。獨。不。思。兄。與。母。皆。不。保。其。身。
而。種。種。得。意。恬。不。為。怪。衛。靈。公。之。無。道。此。其。大。者。也。北。宮。
黨。賊。而。受。討。賊。之。賞。生。而。受。諡。亦。受。墓。田。竟。與。從。亡。之。析。
朱。鉏。相。埒。嗚。呼。此。人。而。曰。貞。尚。有。臣。道。耶。苑。無。忌。辭。賞。正。
與。北。宮。受。賞。相。反。所。謂。貪。君。賜。而。干。先。王。者。傳。蓋。為。北。宮。

直起跟前籍

伏錄

馮云補叙華
亥食公了伏
歸公子之根
公適華氏伏
遠見執手之
根狀歸不歸
則公怒欲殺
不殺則公喜

刺也。夫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紫之賊，為宗魯定案，而食茲
受亂無一語，非北宮氏之爰書也。傳於宗魯一邊，用明漸
而北宮一邊，自不待言。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公孫忌樂舍樂喜司馬嚮向宜向

鄭宜難皆楚建楚平王之鄭申小邾穆出奔鄭八子宋大夫

其走八子之與華氏賊于鬼閭接今河南敗于城子城

適晉子城為華氏所別走至華亥與其妻必歸而食所

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

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

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大司馬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

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太子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

俱相對成章

既賞之又校之豈非不信

語有分寸便見有罪者亦赦

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恥也疏云欲喪子冬十月公殺華

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費遂子黨奔吳向寧欲

殺大子華亥曰千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

可以為使少司寇極庶兄以歸歸公也曰子之齒長矣不

能事人按長言長年長以三公子為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

信之公子入華將自門行從公公遠見之執其手曰余

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所居言

此為華向奔陳傳鬼閻之戰當在羣公子見殺之時公子

城率八子徒衆與華氏戰而敗遂由郟乞師於晉然則八

子固奉命討賊不辨而出走者也傳於前篇未盡逐一補叙分明自古無君臣交質而能全其始終者公與夫人數

詣華氏。蓋飾爲祗憤之愛。令公子歸。然後誅華向耳。而二氏窺破。必不肯歸。公子於是公發憤討賊。獨與費遂謀者。知其猶識君臣大義也。一舉而收之。華向皆奔。費遂助之也。子城適晉。華登奔吳。便伏二國之師。觀下篇。知此時齊戌先至。蓋未已乞師於齊。亦費遂之謀也。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止之。是追叙公殺質攻華向之時。華向冀歸三公子。以免討。乃公僅留華攄。故華向奔陳。而亥又從吳乞師也。

齊侯疥。遂結。

瘧疾。說云。後魏李繪聘梁。梁人亥押說此事云。疥。瘧疾。說云。後魏李繪聘梁。梁人亥押說此事云。

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多在齊。梁邱據與裔欵。二子

大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

汪云避出德
字一精主旅

以所對非所
問

兩對俱泛說
猶未段實發
地步

歸以辭賓

謝來問疾之賓

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

往

日也未盟在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

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建以語康王楚康王曰神人

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成景

以此為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

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上下無怨動無

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是以鬼神用饗

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國受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

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遭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

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輪掠

俞云德字作
主信字作
誼字作波沈
買古義德近
國語

其聚據奪取也疏云輸墮也故爲墮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

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遺忌遺倫也不思誘讎不憚鬼神神怒

民痛無悅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自神是其蓋失

數美是矯誣也蓋掩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北婦於神是以

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

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非言

誅祝史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菹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

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

民共釋文登曰薪細曰蒸味云皆齊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

自立此名故與周禮不同崔音凡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

介之關暴征其私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

嗣大夫疆易其賄承嗣大夫布常無藝法制也言布徵斂無

世位者布常無藝法制也言布徵斂無

儲云直諫
諫二者兼之
故言無不入

願在維繫

願在維繫

願在維繫

願在維繫

度宮室曰更淫樂不違也

去也內寵之妾肆

放也

奪於市外寵之臣

僭合於鄙

詐為教令於邊鄙

私欲養求不給則應

養長也

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

人苦病夫婦皆詛祝

又友之

有益也詛亦有損

聊攝

以東聊攝

界按今山東聊城縣東北有攝城

姑尤以西

姑尤齊東界按姑水今山東黃縣大姑河尤水掖縣小姑河

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億曰君

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闢去禁薄

斂已責

除道責本

作債同

祝固史隱齊之端人據款小人必有不便於已者欲因事

誅之也晏子對庸主說莊語須警惕方能動聽凡成民致

神道理並不提起首段迷范會事引出有德之君一段意

歸到神人無怨點一怨字便伏亂字之根然景公欲誅自

歸到神人無怨點一怨字便伏亂字之根然景公欲誅自

已之祝史而晏子却說范會之祝史故惘然不知其意也。中段法戒兩扇盡情發揚於當戒處點出不恤後人四字。隱然有後此齊爲陳氏一篇在內然俱懸空說並未說到公身上。公此時已覺刺耳若何一問便有放鬆祝史意末段就今日之齊切直言之在在剝削斯民祝者一二詛者千億直是怨聲載道使人不詛惟有脩德則凡去一切害民之小人除一切毒民之虐政停一切勞民之工役屏一切奪民之嬖寵皆在脩德中所以格神人而利後嗣也景公說其言恤政遽行可謂能改過矣從此任用晏子齊其庶幾乃讒佞依然用事寵嬖依然攘奪土木依然繁興淫樂依然在御此死之日所以無得而稱而齊亂也。

周天朝而本
厚在莊然而
也見善政之
起疾而民
區之有益於
也

周六地而造
見御馳之狀

儲云味擊二
喻皆從詩出
春秋士大夫
早已鼓吹風
雅

卷四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澤名言疾愈行按承上意

景招虞人之官澤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

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

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君

子遯是也之千鬼反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遯臺子猶梁印馳而造焉公曰唯據

與我和夫按景公病疾霍然初履而歸據致殿晏子對曰據

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吳和如羹焉水火

醢醢鹽梅以烹魚肉燂炊也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

濟也其不及以洩也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

若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國寧紀問樂
下則設叔向
以平公不好
賢也亦印據
不與孝子以
景公好賢也
二臣皆從在
若易地則皆
然
馮云總節第
不用之起慮
而用之中間
作索上搭下
闕撰奇絕
亂
釋柳長句之

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

商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醲醑無言時靡有爭醲醑大政能

頌使上下皆如和羹先王之濟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

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以動二體舞者有三類風雅四物

雜用四方之物以成五聲宮商角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

器疏云八音之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

律陰聲爲呂七音周武王之聲始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

此十二月氣七音微羽而八風九歌也六府三事謂之

其聲疏云宮商角徵羽而八風九歌也六府三事謂之

加變宮變徵爲七音也八風之風九歌也六府三事謂之

九功釋文六府金木水火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清濁

殺三海証德利州聲也疏以相濟也

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運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取心平則

德音無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取心平則

取心平則

取心平則

取心平則

取心平則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少隸氏之司寇始居此地季荝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仕側反因之有逢伯陵姜姓因之蒲姑氏之周代達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什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履

呂東萊曰景公非不知尊信晏子然諂諛如梁邱據不能去強大如陳氏授之權以是知爲國者未能絕去小人之根本雖有一二事從賢者之言無益也

景公將和字看錯以小人當之故言聽計從而抑知其爲同也平仲爲和同二字力爭君子小人之界又從和字推

子產自爲公
十九年爲卿
乃制國公之
十二年也至
是年平乃鄭
定之八年也
是子產自爲
卿歷相簡定
二公合計三
十三年史記

廣一步。其和處卽其不同處。以食與樂爲喻。就其易明者。曉之。今據以下皆與相反。一取字內含無數愆德暴政在。無非欲公親君子去小人。以自強於治而已。公如有惕於心。當思所以屏斥邪媚。舉用君子而忽云古而無死。仍是老不能用。對牛山下涕伎倆。晏子卽薦夫子。豈能舉國以從哉。故言景公欲用夫子而嬰沮之者妄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以治補造爲政用猛。非君之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按周禮所謂圃田。大叔悔之。

乃謂歷積開
室獻罪四不
以爲卒於楚
公五年則
定公之十四
年也太子
之卒已二十
六年矣西
山猶仍史記
之誤亦失者
矣

武靈二字子
原定詳

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菑荷之盜盡殺之盜少
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猛則民殘
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非取人之首
善爲政者寬不至慢猛不至殘待其有弊然後濟之則交相
病久矣予謂武侯治蜀承劉璋閉關而用嚴也漢高入關除
秦苛法而用寬也皆以救弊言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
之非云自執其弊越說非也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廉殺皆安也母從詭隨人
隨人無正以謹無良人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
心不可從以謹無良人式也言爲寇虐皆柔遠能邇附述朱傳
式用也過止也慘曾也言爲寇虐皆柔遠能邇附述朱傳
不畏明法者亦常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附述朱傳以
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政得中和
張也柔傳布政優優和百祿是道也聚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
棘緩也布政優優和百祿是道也聚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
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春秋上半部得一管仲。春秋下半部得一子產。都是救時之相。管仲之功。闢大澤在天下。然其過多。子產之才。精實功在一國。然其過少。管仲死而齊亂。以賢才不用而小人得志也。子產死而鄭猶治。以猶用子太叔也。

聖人立論。不寬與不敬同議。是褊急猶傲慢矣。猛與貪一例。是酷吏猶盜臣矣。子產夫子所稱。惠人。又以為遺愛。大史公入之循吏傳。即傳所載都鄙有章等事。正惠義並至處。安得強以猛坐之乎。其臨歿告子太叔之言。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必非子產之言也。蓋居上以寬為本。而嚴以濟之。然其嚴如分而止。萬不可失之。猛者過於嚴而酷烈之謂也。蓋主於寬者。先有生人之心。求其

生而不得而後殺之則殺之者少矣若去於猛則先有殺
人之心因其不可殺而後生之則不可殺者鮮矣故不寬
則大本已失更無所謂次也申韓之徒不得次於循吏也
明矣史記載子產治鄭門不夜關道不捨遺何至繁刑峻
罰致子太叔觀之而不忍卽不忍何至盡反子產所爲而
致萑苻盜與太叔治盜自當殲厥渠魁別其首從何至於
濫殺而盜猶不甚止此皆必無之事也竊以爲定九年鄭
駟欵用鄧析竹書更子產所定之刑書因托爲子產所殺
之言左氏采之鄭書耳而未嘗不知其謬也故引何尼之
言深明寬猛不可畸重反覆數十言然校正於後毋寧刪
去於前後來酷吏傳諸人此數語誤之也

終